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二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李昇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二

光祿寺卿沈起元撰

下經

☱
☰ 乾下兌上　中爻重乾

程傳澤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處有潰決象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孔仲達曰王庭百官所在之處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示至公而无私隠耑用威猛以此即戎便為尚力取勝即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王介甫曰柔乘五剛上六乘九五之剛衆陽比五親決五

為王位故曰揚于王庭決去柔邪當先明信其法宣其號令一小人猶在上故須常懷危厲故曰危乃光也。程傳下健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兊說為和柔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无虞而光大也聖王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游廣平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

也。本義夬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以五陽決一陰必猶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尚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即為純乾 語録孚號惕號无號取象之義兌為口故多言號也。耿希道曰植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故一柔已窮而猶決五剛已盛而猶利往也。張紫巖曰无慾之之心曰説有生之之意曰和此中正之道也然後能除大害譬如治

病使疾去而元氣无損。朱漢上曰決而不失其和非亢暴忿疾以力勝之決之至善也五得尊位體兊兊為口訟言于王庭與衆君子共去之一柔未去有危道其危猶曰其亡則決小人之道光矣光謂與衆棄之若隱其誅如唐去李輔國則不光矣。郭白雲曰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兊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天下說而和四罪而天下咸服剛長乃終必夬之義也。李隆山曰上六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比九

三與之應九四與之同體其與之敵者初九九二耳又遠于上雖欲決之勢所不及故曰有厲曰有戎有凶有者不必然之辭五陽相信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項平甫曰其危乃光與中未光相應不利即戎與暮夜有戎相應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李西溪曰一陰在五陽之上小人據尊位而在君側其巧詐之深未易動故揚于王庭使人主明知其為小人號令于衆使舉朝皆知其為小

人告于邑使舉國皆知其為小人舉兵誅之惡在君側其勢不順故不利即戎。胡雲峯曰陰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吳敬齋曰復利有攸往譬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譬如九仞之尚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華霞峯曰決之象從澤順而排之因其勢而利

導之若決澤而使之流通決之善也然有潰決之憂不得其道則潰決四出而泛濫為害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傳不勝而往咎也

王輔嗣曰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往而不勝宜其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　語類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沈守約曰卦變為大過本末弱也往而不勝其任則有敗撓之凶。朱漢

上曰夬自大壯積之在大壯時四剛已壯長而至于五剛則初九壯于前大壯之趾也无應不可先動不曰凶者陰將盡也。王童溪曰九以剛動之才居夬之初唱決柔之謀者也壯于前趾居衆動之先先衆而動之象。毛伯玉曰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潘天錫曰陰在高位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胡潛齋曰京房欲去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

困于恭顯宦官此往不勝之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傳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蘇子瞻曰戎上六也惕號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能靜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與大壯九二貞吉同故皆稱其得中。程傳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戒號雖莫夜有兵亦可勿恤矣。張子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有戎何

恤。朱漢上曰二動成離目巽多白眼惕懼之象巽風為號日在兌之下莫也巽為入日入于地莫夜也離為戈兵戎也我得中道行之以正千萬人往矣况窮寇乎。郭白雲曰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音作號呼者非其義也。李西溪曰小人罪彰利在為亂故有有戎之象九二不可啓兵端但勿恤其計不行矣。趙汴水曰勿恤者九之剛能前定

二之柔能敬謹此中道也○梁孟敬曰五以陽居尊位決陰者也二與五應居柔得中助五以決陰者二也

按蘇氏以惕號莫夜為句有戎勿恤為句與象傳合宜從之且有戎之意仍可蒙上而言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傳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荀慈明曰九三體乾乾為君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

決上故曰君子夬夬獨行謂獨上與陰相應故遇雨。王介甫曰頄在上而見于外九三乾體之上剛亢外見夬夬者必乎夬之辭應乎上六疑于汚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本義溫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語錄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以陽居陽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則无咎。沈守約曰在夬而善處嫌疑之地者也

有凶非必凶也戒也乾健也變而為兌說也健而說所以能決。朱漢上曰頄頰間骨兌澤下流遇雨也上六兌三動復成兌乾為衣而遇兌澤霑濡也巽多白眼上視而不說慍也。鄭東谷曰夬決之時雖當揚于王庭若三與上應應則相疑故三之處夬當委曲致慮捨其朋而獨行恃吾之朋而往迫之窮則變矣遇雨相應而和如受其汙衆皆疑我之不決而吾心期于必決故終无咎平勃之決諸吕蓋得是理三

與五任夬之責而又純陽皆言夬夬。王童溪曰九三上六之應應之者決之也如明夷九三之于上六也九三以陽居陽又處健極與小人居相應之地疾惡之心見于顔面而不知濟之以和悅小人我疑則君子禍至故有凶夬夬夬之至以和悅之道而濟是夬夬應之乃所以決之則其遇雨又何嫌焉。馮厚齋曰夬分二體為象故三在下卦上為頄四在上卦下為臀。蔡節齋曰雨上也若濡不至為雨所濡也

○俞石澗曰夬之五陽皆君子今獨稱九三為君子明其不為小人之黨也遇者不期而會非其本心○何玄子曰健而說決而和故曰遇雨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傳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李氏鼎祚曰兌為羊四五體兌四為臀以陽居之故无膚○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張紫巖曰羊取剛進觸物為義次且何哉蓋斷

大事決大議非剛中者莫能周公大告邦君卿士罔不反曰艱大所見不同非懷奸者故无凶咎悔吝。沈鄭亨仲曰膚陰柔之物故噬嗑剝言膚皆陰爻。沈守約曰三陽健進而四處兌始以塞其路位既不當懼侵而傷居之不安臀无膚也一陰在上四以同體居陰趨下无志于決迫于衆陽進非得已其行次且也不與衆陽同志宜有悔矣惟强勉而前以輔于五乃免于悔牽羊悔亡也盖居兌之下兌為毁折變而

為坎坎為血卦臀无膚象卦變為需險在前兌體本弱險又在前行次且象兌羊而險阻之牽羊象坎為耳而兌塞之聰不明象○項平甫曰九四一爻却與大壯不同大壯之四震體尚進進則成夬故曰壯于大輿之輹夬之四兌體悅陰而迫于三陽不能自決進退之間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張舜元曰本爻變為坎兌為口坎為耳變故聞言終不成坎故不信○趙復齋曰夬之四說上六而不決姤之三望初六

而不去同體故也。趙汸水曰言如揚庭孚號係于兌體遲疑不斷雖聞羣剛之告戒而不之信。吳草廬曰羊羣行九四兌之下畫羊之在後者九五兌之中畫羊之在前者九五陽長之主如羊羣之在前四在五後牽聯而進以決柔則悔亡此勉其進也。來矣鮮曰凡易中言臀者皆坎也坎為溝瀆臀之象乾為言乃前若自邑之言變坎為耳痛故云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傳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王輔嗣曰草之柔脆決之至易。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于中行則无咎矣。朱漢上曰震為蕃鮮兌為澤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陸商陸亦澤草也葉柔根堅。鄭東谷曰莧陸本草云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難絶如之。王童溪曰九五決柔之主既以陽德居陽位又藉衆陽之助往決一柔宜若

易然故有莧陸夬夬之象　健而說決而和者決之善也故必中行而後无過咎若有剛過之失而无說和之善則雖勝一小人揆之中道未為光大九五剛而中者謂五陽之勢强盛故戒其或過九三以陽居陽而處乾健之極九五以陽居陽而藉衆陽之助故曰夬夬○丘行可曰凡陽之決陰遠則不能相及唯比與應當之○胡雲峯曰初陽位在下不能決三五陽位當決者也故皆曰夬夬五當可決之位勢易于

三三唯夬夬即可以无咎五之夬夬夬或失之過暴則猶為有咎也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熊梅邊曰莧陸馬鄭王皆作一物近有音莧為完者太鑿

按夬彖曰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彖傳曰決而和其危乃光聖人去小人不尚剛壯如此九三以陽居陽既戒其壯頄而以遇雨若濡為无咎九五居中得正无壯頄之凶然以剛長之極互體重乾決

陰于近視如摧枯故特明其中行无咎亦慮其過剛而以中和之道劑其剛强之過未光即其危乃光之光正以剛之極夬之易恐失有厲其危之儆且以五陽决一陰即如莧陸之易亦未足為功故曰未光也諸儒以應比之故重為三五咎詳玩兩言夬夬乃本爻純陽之象非戒辭所為咎者正慮剛過為咎似无應比為累之象俞石澗云宋成曰

詳註驗經誤增中字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傳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本義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沈守約曰兌為口而處于極號之象變而為乾陰消亡也。郭白雲曰上六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

按夬卦六爻善者止於无咎未有言吉亨者聖人於窮極之陰不敢忽如此蓋物窮則變寇窮則挺故六爻皆以過剛為戒不以得勝為慶也君子得時

得勢宜玩斯義

䷫ 巽下乾上 中爻重乾

邵子復次剝明治生于亂姤次夬明亂生于治乎陰始遇陽履霜之謹其在此乎○本義剝盡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一陰而為五月之卦○馮厚齋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遘也以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今文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傳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

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孔仲達曰一柔遇五剛一女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勿取此女就卦以驗名義只是女遇于男博尋遇之深旨乃至道該天地○陸君陽曰姤之主在初六陰氣尚微安得女壯乎巽為長女為風為入微陰遇陽有長女之性風動而无所不入○句氏微曰二五之剛在姤遇之時皆得中正之位則天下人倫之

化大行。蘇子瞻曰九二亡而後為遯始无臣也九五亡而後為剥始无君也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天下大行。程傳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張子非中文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朱子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之物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一陰遇五陽是不正的如人盡夫也之事故曰女壯　天地相遇天下大行正是

好事節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謹。吕藍田曰一女而遇五男一臣而遇五君壯而不可貞不可取也。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張紫巖曰姤雖陰長之卦而陰陽至理以遇合為貴特在所遇正不正之間在卦體則勿用取女而不可長在二五則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聖人發

其兩端俾知一治一亂本所遇之正不正也一陰在內象君心之陰已生小人得乘間而進一小人遇引類以至宜慎矣坤陰變乾為天地相遇。朱漢上曰陽生于子轉而至午陽極陰生午離也故萬物相見相見也咸章也皆謂出于離也。郭白雲曰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至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同也。王童溪曰姤遇也若不期

而會然陰長于内陽消于外陰為主而陽為客主日
勝客日負理勢必然故曰不可與長。呂東萊曰一
陰何以壯一念初發善善惡惡莫不皆甚壯也。項
平甫曰一陰方長已言女壯猶坤之初六即言堅冰
也小人方壯引以為配必至滅剛故四雖正應不可
取初遇與取不同遇如君遇民臣遇主分未嘗廢取
則一與之齊不可復制矣故六爻喜遇不喜應。李
隆山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下于男即相比附有不正

之象故曰勿用取女一陰之生是為五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品物咸章。郝京山曰巽入而乾不覺方喜其遇故戒之

按天地以下四語孔子見陰陽之原不可無但以中正之剛為主則陰適足為輔耳以補彖辭外意亦即照九五爻意合文周以盡姤義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傳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荀慈明曰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故諭以初宜繫二也順二則吉往四則凶。虞仲翔曰柅謂二也巽為繩乾為金巽木入金柅之象陰道柔牽于二也。宋仲子曰巽為股又為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矣初應于四為二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體巽為風動揺之象。本義一陰始生靜貞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沈守

約曰巽伏也其究為躁卦始雖伏而終必躁也。項平甫曰柅絡絲之跗絡絲柱以木為之跗令不動以金為之愈堅重矣。趙復齋曰初六遇九二陰陽之情相得有所繫而止故吉反此則凶陰不可長。趙汸水曰羸豕位雖在下而上孚于四恃有必壯之勢蹢躅不定猶之小人初進其志未嘗不思跳梁小人柔邪佞媚其牽聯而不絕猶之絲也絲繫于柅則不得縱亂柔道牽繹象甚明。徐進齋曰金柅謂二牽

繫也柔方進而遇二則牽于二而止豕陰躁之物初象。胡雙湖曰初六不正故戒以正則吉金二剛象與蒙金夫同柅巽木象豕初陰象周公但于初陰取不必卦内有坎也。胡雲峰曰巽為繩繫象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而不進是謂靜正之吉動而進則見凶使小人自擇焉一陰甚微故于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唐凝菴曰陰雖向長然猶幸陰性善牽故一見二之陽遂從而牽之巽為進退故

有繫有往○易外羸豕可繫而不可孚孚者繫之反

豕蹢躅于乾之孚不蹢躅于乾之繫也

按此一卦主爻自當主陰而言九二以上乃有制

陰之責者金柅傳義從馬氏說作止車器玩象傳

牽字當從絡絲跗為得孚字以趙汴水說為當惟

與四孚應故有蹢躅之勢攸往之凶在此其貞吉

陰之貞陽之吉也往見凶陰之往陽之凶也見者

將來之謂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傳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孔仲達曰初以陰處下故稱魚。陸君陽曰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于外。蘇子瞻曰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程傳在他卦則初正應于四在姤則以遇為重包苴之有魚于遇為无咎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本義二與初遇制之在已猶可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害廣矣。

沈守約曰以才則剛以位則中于陰則至近可以包有小人而制之巽伏也變而為艮止也畜而止之包有之象。朱漢上曰初六之民為二所有九四所不能包者遠于民也一民不可有二君亦義之所不及也。鄭東谷曰賓非獨言四二為初主非主皆賓也。楊誠齋曰魚者衆漁之所利衆漁求魚一漁先得者遇之之蚤也。易山齋曰包者以陽而包陰故三爻皆言包。趙汴水曰爻言不利非謂二欲害四也

止由義不得兼故以不及釋之○雷西仲曰魚之為
物制得其道則可得而有之民象史記曰平易近民
民必歸之近民者親近而愛養之之謂○胡雙湖曰
周公取象何嘗之有初爻象豕二又象魚五又象瓜
剝五稱貫魚則一魚為一陰可見○俞石澗曰止初
六之進全在九二二不能止則長而為遯不至于剝
不已也○蘇紫溪曰包有魚重一包字不視小人為
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遏之使近亦不激

之使无所容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傳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孔仲達曰陽之所據者陰也九三處下體之上以乘于二无陰可據居不獲安上又无應同于夬卦九四之失據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程傳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其行次且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處巽知其不正而

懐危懼則可无大咎非義求過固已有咎知危而止則不至于大也。本義過剛不中下不過於初上无應於上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過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張紫巖曰巽進退不果為次且。王童溪曰一陰在下衆陽皆所欲遇以三剛正不免于此者蓋巽其究也躁而三者巽之究故也凡人不能以道制欲者皆躁之為也故以厲責之。李隆山曰易之六爻唯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

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乎○項平甫曰益六二即損六五姤九三即夬九四以反對觀之一也无大咎者三與初非比非應本不相及也○易山齋曰夬以上為決而四阻于五姤以初為遇而三阻于二故臀无膚其行次且○趙復齋曰九二為初所牽三尚間一爻至遯始牽而不可去○李蒙齋曰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四言臀○龔泉峯曰末為初所牽雖行次且而不進

亦无大咎。胡雙湖曰夬九四當上卦之下姤九三當下卦之上取臀象夬不取三姤不取四者以其乾體故也爻位皆剛故无膚

按臀象見夬四此同以三變成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傳无魚之凶遠民也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而初已遇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以不中正而失其民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遠民者已遠之

也上使之離也。張紫巖曰四近君必下遇于民而後能上遇于君民有遠志位其虛矣。郭白雲曰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凶之起自无魚始矣他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

按彖辭勿用取女初爻有攸往見凶則四之包无魚宜為四幸而曰起凶何也孔子慮後世不得其謂故以遠民釋之噫易道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乃如是夫蓋初四正應所謂天地相遇在此一

爻故于初之陰不為女象而為民象四入乾體為天初陰為地本當相遇今初包于二是天地不相遇而舉天之下无民之應凶自此起且彖傳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今四以不中正而不遇非凶兆乎觀象傳直曰无魚之凶可見凶在无魚非有他也而後之説易者猶泥于女壯之意而以起為妄動則凶且或憑空添入爭奪之意不若程傳之得旨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傳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于令升曰初二體巽為草木○蘇子瞻曰金杞包杞皆九二也豕魚瓜皆初六也　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張子杞之為物根固于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内○游廣平曰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郭白雲曰瓜緜緜相繼之實民象也高其木大其蔭緜

緜之屬託其木而有生焉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朱漢上曰二巽木也杞似欅葉大而蔭九五當陰長之時含章不耀中正自處是以能用九二以盡其才。李隆山曰杞性堅而壽瓜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王秋山曰剛健居尊衆陽為輔一陰之微去之易易而乃以中正之道含藏其剛健之美但包而容之如瓜在杞木覆蔭包容之中略无去之之意者盖以姤亦自乾

而來則一陰猶自天而降崇陽而抑陰固聖人之志有陽必有陰亦天道之常志不舍命者聖人雖有抑陰之志亦不違天道之常也。何玄子曰制陰于方長亦難矣乃不以決而以包其包也又不自而以人天下見以為恭己无為而孰知其制之神歟故曰含章蓋以姤自乾來亦倚伏循環之理善制之使不為害斯可矣彖傳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正此爻也乾為離健而明故其神于用如此以陰陽之流行觀

之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无以成咸章之化况于世道。錢啟新曰初在下二已能包九五中正合下三陽撰為重乾以包一柔高為之覆蔭而大為之容茹以杞包瓜象一柔在初遂成天地品物之章含章象。華霞峰曰陽剛中正主卦于上天下大行之時乾姤只爭些子自乾之姤其幾甚微非陽剛中正之主不能識其

幾未免有鋪張揚厲之意所以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纔自滿足飛龍之利見便化為羸豕之蹢躅矣天行一刹即復一夬即姤自夬上反為姤初初之一陰原從天降含章者志有隕者命九五之志即无以回天而易命終不付之天命之自然而舍之故曰志不舍命以杞包瓜瓜包于杞雨露所不潤其有蔓延而成實者鮮矣人主以陽剛中正主于上而小人自潛移默奪于其下其象如是○孫夏峯曰瓜之為物得

所附而後止種瓜杞下自能收拾散蔓君道廣覆自
能斷絕民奸含章中正是志與天命相周旋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傳姤其角上窮吝也
虞仲翔曰乾爲首位在首上故稱角○本義角剛乎
上者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
九三類○趙汴水曰初之陰惟上與之无涉今言姤
直舉卦名以明其時耳无涉于初得免陰剝之患故
止于吝无可咎者爻以致吝止以五陽至上而窮非

有他也

按周公於此四五兩爻自發陰陽不可偏無之意非復女壯之辭也孔子玩辭故於彖傳先發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為姤之時義而說易者猶泥于勿用取女之辭以釋上三爻之義宜其格矣

☷☱ 坤下兌上 中爻艮巽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下亨字陸氏云諸本皆无唯王肅本有程朱云衍文項氏云彖傳初不及此字可見

彖傳萃

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輔嗣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乃聚氣合乃羣。孔仲達曰掊民聚物物聚而歸假至也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順説而以剛為主主剛而履中以應故得聚也聚而无主不散則亂唯大德之人能宏正道乃得常通而利貞大人為主聚道乃全以此而用

大壯神明降福人聚神祐何往不利。陸君陽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魂氣游散无所依歸故聖人于萃聚之時立宗廟以致孝享。劉長民曰人聚于貨食人君聚而能散謂之仁天道惡盈聚而能散斯順天命。蘇子瞻曰易言薦與禴享非正言也皆有寄焉用大牲猶曰用大利祿云天命我為物主非以厚我也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程明道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于此為

其渙散立廟以收之。程傳王者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天子萃合人心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萃不以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用大牲吉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交物以厚天下莫不同其富樂萃而後用動而有裕天理然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静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張紫巖曰順以説

得民也剛中而應得賢也坤在内為得民巽木在上為有廟巽為天命坤下為順天命。朱漢上曰艮為門闕巽為髙上為宗廟坤為牛兊為刑殺。郭白雲曰道不順情不說則无萃聚之道剛中而應九五萃之主也順以說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時也時則所謂天命當可為而為所以順天命天地萬物之情不過順說是以彖傳言可見也。王童溪曰觀坤兊之順說而知上下

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天命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趙復齋曰陽聚于上陰聚于下君臣聚于上民聚于下否分而情隔觀尊而不親非所以聚也順理而說剛中應物故德聚不散上有二陽利見者九五。李西溪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車以行係人心也。趙汴水曰聚必有主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有廟者萃人心之本比唯一陽其統一萃有二陽其權分九四近在君側當三陽之塗宜率三陰以萃于五斯為得正○雷西仲曰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此謂天子之孝　利有攸往者冉有所謂既庶矣既富矣又何加焉○胡雙湖曰自五以下皆艮象止蓄而有萃義又艮土坤土土萃而益多亦有萃象○熊南沙曰兌為巫宮室中有巫廟象○錢欣新曰澤衆水

所聚說衆動所聚正秋揫斂地氣所聚

按王假有廟玩彖辭義有字最重觀渙大象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可見有廟者立廟之謂假字訓至為是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傳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趙復齋曰比一陽居五得聚而專萃則益之以九四豫一陽居四位近而逼萃則益之以九五　有孚不

終私疑四也乃亂乃萃昧卦義也勿恤所疑釋也往无咎從應宜也柔故有疑順故疑釋○鄭東谷曰五君位四大臣之位四五以陽剛同德聚于上所以為萃初之隂必萃于陽然萃四則亂乃萃也四五雖同德而下之所歸當歸于五君不可分其所聚也初雖信于四而信必不終以其亂乃萃也號者攄所欲言握者合而為一若能號四與之為一樂附于五而不恤其他則往而无咎○朱漢上曰巽為進退兌為口

巽為號艮為手握手也兊為口為說笑也。沈守約曰變為震動也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若號為笑之象。趙汴水曰不終始孚而終疑也號呼而與之語也。俞石澗曰四五同體初往從四亦可因四以萃于五。何玄子曰大象肖坎為有孚惑于二陽不能堅決故不終坤為迷亂象四五同德又為兊體四說于五乃萃人心以效之五者勿以失身從四為憂也坤為震順以動故往无咎。錢啟新曰初四以順相

號以說相應則握手之間一笑契合勿用憂恤孚必有終○錢爾卓曰萃與比同比初无應曰有孚者一于五也萃初與四應有孚不終者不終于四也

按此卦二陽在上有二君之嫌故彖辭利見大人特指九五明下三爻皆當萃于五乃為聚以正也然在九四與五同德非如豫四有震主之嫌又為說體君臣相說无貳无猜又為互艮之主介然自守无違道結下之私特自下觀上勢若可疑初之

所以感于萃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傳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虞仲翔曰應巽為繩艮為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程傳五有中正之德二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君臣和合也禴祭之簡薄者不尚備物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趙復齋曰萃升之二皆曰孚乃利用禴

孚者二五交也○馮厚齋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類是也本爻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大義○何玄子曰爻變坎故象孚又象禴禴古作礿其享以樂為主坎為律坎又為耳主聽故取作樂象二引初三之同類以聚于五剛中而應上下交孚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順莫大焉是乃利用禴也

按引吉即彙征之意三陰皆當萃于五以利見大

人為正乃以上有二陽初與四應三與四比各有誤于所萃之患二以中正為順之主與五相應故能引類而萃五盖唯其得中不以上有二陽變感其事君之志而能使初三之不中不正者皆獲所萃聚以正之功二居多懼象之用大牲者上之接下當厚其祿二之利用禴者下之報上惟竭其誠以實不以文也取感通之意故以祭祀言中未變者見初之亂三之嗟唯其不中也引者孚者唯其

中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傳往无咎上巽也

趙復齋曰萃如嗟如疑四也无攸利失時也豫九四動而險故三盱豫悔萃九四說而巽故三往无咎萃之九四非彊臣九五非弱君○鄭東谷曰下二陰皆萃于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歎而无攸利然當萃之時下求萃于上上亦求萃于下三不以无應之故能

往歸于上亦可无咎與上本非相得小吝上巽而受之无咎也上非上六謂在上之陽也。李蒙齋曰自三至五為巽三所以往而无咎者以上之九四九五巽而可入也。吳草廬曰三雖无應而比近九四之陽苟能往而上求九四則可无咎以一陰入二陽之下成巽體故曰上巽也。俞石澗曰應在上六上方涕洟无攸利矣三與四比亦可因四以萃五第无正應而近比于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四五居已之上

同為互體之巽故曰上巽孔子于此明以互體示人或以上為上六誤矣上六非巽體也○何玄子曰无應比四五為萃主于心不安故自嗟歎兑為口嗟象

九四大吉无咎　象傳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房玄齡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程傳上比九五下比羣陰得上下之萃然以陽居陰非正也必得大吉然後无咎○項平甫曰无尊位而得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无咎○沈守約曰當

豕尊之地而以剛處之居說之首而下據其衆非至公奉上之大吉則違道說民專權附衆咎之大也卦變為比大吉无咎之象○趙汴水曰九而居四于豫為大有得者柔君倚之也萃則剛明在上嫌于分民故戒之必如大有九四匪其彭乃可知戒懼則為伊周不然霍子孟以之族○王秋山曰得君專而不僭得人衆而不私則大吉○胡雲峯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傳萃有位志未光也

趙復齋曰諸卦九五不言有位而此言之嫌也别九四也二陽均五有位故萃道歸五異于豫之貞疾恒不死矣匪孚以二陽也元永貞德優于四與比辭同則悔亡矣○丘行可曰元永貞之德比萃二卦有之然在比則吉在萃止悔亡者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萃以二陽萃四陰二則分分則不得以專萃比匪

孚不如顯比也。沈守約曰以中正當位居尊是以无咎衆附于四匪孚也體長人之德長守其正則民終歸之。王秋山曰无長人之德則聚而不親无可久之道則聚而必離无貞正之守則聚而不固聚道惟此三者　五有其位而猶有未孚是萃天下之志未光大也。俞石澗曰五之所孚唯六二耳初則四之應三則四之比皆匪孚于我者也豈能无悔悔亡由于元永貞比唯一陽天下皆知比于五故元永貞

言于象萃有二陽恐天下莫知所萃故元永貞言于五

按九五陽剛中正不可謂有位無德其匪孚其未光以九四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傳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王輔嗣曰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遠近无助危莫甚焉若憂懼之甚衆所不害故得无咎。趙復齋曰乘剛危衆萃已孤能懼故无咎。項

平甫曰齎咨兌口之聲涕洟兌澤之流。趙汴水曰六性柔暗不能固窮既失所萃聲容如此然得免于聚不以正之咎上卦外之位非上下之上欲萃不能故未安于位。龔泉峯曰萃與比相似但比一萃二比專萃分萃者比之始比者其萃之終歟。來矣鮮曰萃六爻皆无咎者水潤澤其地萬物羣聚而生乃天地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之理所以六爻皆无咎

按此爻與比上相似皆卦外窮无所歸又上畫偶

開水澤潰決故有此象然比上凶而本爻得无咎者彼居險極此處說極爻德不同也且于此可得比與萃成卦不同之故焉比一陽統五陰特嚴君臣之分有率土皆臣之義豈容一人得外王化故无首而凶萃二陽萃四陰專明羣類之聚雲龍風虎從類翕集而名分未定有擇臣擇君之象即或上下无交未妨獨來獨往故雖不得所萃而无咎闗壯繆之事曹魏有孚不終也蕭丞相之薦韓信

引吉也吳漢之初事朱鮪萃如嗟如也皆臣擇君之象彖辭之有廟利見利往其聖人受命初開國之時乎孔子于九五而謂之未光亦謂光大之治尚有所待乎六爻之情與比似同而實異者以此

䷭巽下坤上　中爻兌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傳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鄭康成曰木生地中日長于上故謂之升○代仲顔曰尊爻无大人故曰用見○蘇子瞻曰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强者幸而遇坤故能升○程傳南征前進也○張紫巖曰巽而順可升之德剛中而應可升之資二以剛中應五剛德盛于内是以其亨大曰元亨木在地中其本既盛二陽之氣並進上達莫之禦矣自巽而離自離而坤柔道正位于離而成物于坤曰時升巽不果勿恤宜戒至離萬物皆相見南征之吉

互兑為有慶。郭白雲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德之升皆升也升位則行道升德則進道是以元亨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途。王童溪曰柔不可无剛故剛中而應升以元亨。林黄中曰巽東南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自南而征斯為善矣。沈守約曰升明萃之效也聚以正是以升也巽在下木道方生坤在上地道上行地以生物為德五

居坤體而應二地以順道容而生之也木之升由于陽道之升由大人是以利見也南明方陽也向陽利進是以志行。項平甫曰萃剛中在上其勢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徐進齋曰大人二也五當應二也用見九二剛中之臣以升于德　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剛則有躁進之意。李隆山曰元亨與蠱鼎大有同皆九居二六居五盖主陽剛有應于上而言也。趙汴水曰

初六巽之主柔指初也六五升柔之主二以剛中上應故大亨○王秋山曰物之升也自下而上木之升也由柔而剛○胡雲峯曰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于上時也晉與升皆取進義晉則明已出于地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言亨升則木方生于地下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胡雙湖曰自二以上皆震象上行又巽木之上有震木陰木得陽木升而益高易以陽為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是以大

身。俞石澗曰時指巽而言巽東南之卦于時為夏地氣至此而升騰也。來矣鮮曰不曰利見而曰用見者九二雖大人乃臣位六五之君欲用九二則見之。何玄子曰巽為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二陽在上象木之幹

初六允升大吉　象傳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王輔嗣曰巽卦三爻皆應升上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升是以大吉。程傳初巽之主上承九二之剛巽

之至也二以剛中上應于君當升之任者允信從也初柔无應不能自升信從于剛中之賢以進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吕藍田曰雖處至下上與三陰同升衆之所允无所不利。本義當升之時巽于二陽則信能升而大吉矣。沈守約曰變而為乾健而上行卦變為泰君子彙征大吉象。王童溪曰升以柔升也然居升始非有剛援亦未易升唯承九二剛明之賢二亦以同體而與之合志以同升故曰允升。

郭白雲曰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鄭合沙曰初附二陽而升三陰又與之一體。鄭東谷曰上合志凡在上者其志无不合也。楊誠齋曰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下木之根也二剛在初上木之榦也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其升必鋭。王元龜曰柔以剛而孚允升象柔得剛而大大吉象。趙復齋曰與上三陰合志。王秋山曰初柔巽巽承于二得陽則愈升。胡雙湖曰初六一爻為成卦之主升之所以名也以

兩體觀之巽在坤下如未出地之木初其根二三其榦方其句未萌甲未折而根株已備勢必破地而出上升莫禦長養于夏凌霜于秋傲雪于冬而不改柯易葉者皆由于此巽為夏兌為秋坤為冬震位其間春氣无乎不貫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之名與夫爻辭之所由作豈苟然哉。何玄子曰木得地氣以滋其升也允矣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巽者初也為梁為棟由此始基

按上合志之上或為二陽或為三陰或為九二皆可通然皆偏辭也東谷說最精盖巽體同升一也陰必資陽二也剛中而應三也地道敏樹坤陰翕受四也合而為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傳九二之孚有喜也

陸君陽曰以陽處陰以剛處柔以此而升恭以應也升與萃反對萃之六二以盡誠于五升之九二以推誠于五故皆利用禴○朱子人積其誠以事鬼神有

升而上通之義。張紫巖曰事君猶事神事天舍誠不能有格也五順二巽中道默通曰孚志得道行君子之喜互兊為有喜。沈守約曰利用禴德升聞也上享其誠神嘉其德方且有喜何咎。馮縉雲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故二為有喜五為大得志。項平甫曰禴夏祭即南征之義升與萃相反而孚乃利用禴皆在下卦中爻者蓋禴所以享上也六二求萃于上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皆同孚者五用情

于二禴者二用情于五也○胡雙湖曰萃六二以中虚為孚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虚實不同孚則一而已○俞石澗曰與萃二小畧者萃二所應九五之剛既引而吉孚可知矣故先言无咎後言孚升二所應六五之柔安知其孚與否故先言孚後言无咎不孚而用禴不惟不利且有咎矣○何玄子曰變艮為譙互兊變坎又大象肖坎故二有孚互兊為祭祀故二四皆取祭享象五居君位而才弱二居臣位而質剛疑

剛柔未能相合唯孚誠在中于以用禴雖鬼神猶格

何況人主所謂南征吉此也

九三升虛邑　象傳升虛邑无所疑也

蘇子瞻曰以陽用陽其升也果矣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其為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程傳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張子上皆陰柔往无所疑。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

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故其象占如此○沈克齋曰以陽實進臨坤陰之虚由此南征坤土平曠了无阻礙○易外三震主自震至坤為升坤為衆震為侯有震之侯斯有坤之衆此南征之吉所致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亨馬云祭也朱子云亨即享字古文无享字亨享烹通用

象傳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程傳四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吉无咎者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順時而已○

朱子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趙復齋曰二四不言升嫌五也二以誠通四以順事。易山齋曰陰柔得位而在順體之下有順而升之理然至此不可復升故爻不言升。徐進齋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熊梅邊曰互兌故言岐山。來矣鮮曰王指六五　觀象以柔正居上體之初升之最順而善者王者用之以亨于岐山乃為順事鬼神之道不曰西山者卦有南征之義不欲錯其文也。朱高安

曰六四上順君下順民順之至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也順理而事君孚神格此六四之以時升升以順也

按亨于岐山假象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率太顛閎夭以事紂極順之事也故以升中於天者象之

六五貞吉升階　象傳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虞仲翔曰巽為高坤為土震升高升階象○張子曰柔

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由己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聖賢得其願欲。張紫巖曰坤以柔升五坤中順德格于上下剛賢應之德進不已用得志于四海坤土為階自下而上曰升。王童溪曰彖傳柔以時升蓋謂五也。程沙隨曰下應剛德之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趙復齋曰柔升至五貞乃吉能守中也人由我升我為之階進賢君道也。李蒙齋曰六五謙虛接下羣

賢並升君德日進。吳草廬曰坤三耦如地勢之自下而高故象階。何玄子曰大指九二剛爻言二得五之應大遂其欲升之志彖傳所謂剛中而應有慶志行者也

按易中二五貞吉大都以中則无不正也此爻乃坤之六五備中順之德為正位居體之美觀象傳辭无不足不必以貞吉為戒辭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傳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王酸棗曰升而不已至于不可升之處猶自升之是冥升者乎若不能止必致于困既困物必消散无以保其所有之富盛矣。程傳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朱漢上曰坤為冥晦陰虛為不富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沈守約曰坤而為艮地而為山陰長上極卦變為蠱風落山隕其實消不富象。呂東萊曰昏冥嗜進固有消而无富若用之于正至誠无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

无所係累亦所謂消不富也。趙復齋曰不息之貞終而復始无止也。高忠憲曰冥者不識不知而升正不息之貞也伎倆不存渣滓盡去日進于不可知之神其消不富之謂歟。觀象當晉極者唯自治其私當升極者唯固守其正自治守正則高而不危滿而不覆保終之道莫過于此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二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三

光祿寺卿沈起元撰

下經

☵☱ 坎下兌上 中爻離巽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傳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鄭康成曰坎為月離為日兌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掩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為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孔仲達曰困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為困剛見揜于柔猶君子為小人所蔽坎險而兌説君子處險困之世不失暢説之心故亨非小人之事也以剛中者就二五釋貞大人之義剛則正直所以為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正而不大未能濟困困濟乃吉而无咎也處困求通在于修德徒

尚口說更致困窮。石守道曰困德之辨言困方辨其德天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而後亨。本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處險而說身困而道則亨也。楊誠齋曰困而亨亨不于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剛于中者萬險不能隕其正正于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說。沈守約曰困矣而首言亨坎在下也物資水而生人資道而成坎藏一一者水之源道之

本人物于時雖困而本源未衰以下有水内有道也有本有原雖困而亨坎為通也下坎為心上兌為口維心則亨尚口則窮。朱漢上曰四五為三上所揜九二為初三所揜又陷焉陷亦揜也兌為口有言也下无應不信也。趙復齋曰不曰險而説者以説處險有致力之義。趙汴水曰不失其所句絶无入而不自得何失所之有不撓而折于困不躁而重其困斯為剛中之善。王秋山曰无咎之道所以戒九二

成卦之主中而不正也有言不信所以戒上六成卦之主柔說于外也。吳草廬曰困字象木在口中四面不得通達剛為柔揜蔽塞其前後无由通達。胡雲峯曰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胡雙湖曰澤涸于上水流于下兩不相得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兩不相應皆困道天地之氣自西而北則順故坎上兌下為節自北而西則逆故兌上坎下則困

○龍觀復曰所如艮止其所之所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俞石澗曰困與屯蹇相似而時不同屯蹇外險困則險在内欲動則不容動欲止則不容止唯有説而順受爾○錢啟新曰流水在止水之下象其阻抑不通雨露為兌秋所斂象其閼鬱不暢○何玄子曰所即二五之剛中也謂貞也○高忠憲曰險難中自有悦心者故困而不失其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傳入于幽

谷幽不明也

王輔嗣曰最處底下沈滯卑困居无所安。陸君陽曰以陰處下臀象坎于木為堅多心株木象水性趨下无所睹見故曰入于幽谷有應在四體性底滯不能自達以至三歲不覿。朱漢上曰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困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蒺藜秋成也大過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姤五月夏至氣也故曰瓜瓜生于四月内也夬三月清明氣也故曰莧陸莧

陸三月生也。鄭合沙曰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為葛藟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初六為大冬之時蔓草霜殺所存者株木三陰故繫以草木之象。項平甫曰初在坎下入于幽谷即坎初入于坎窞也。趙汴水曰谷亦有陽明者今曰幽谷幽晦之極也此不遇而在下者。單氏渢曰人行則以趾為下居則以臀為下初六困不能行而在下臀象。王秋山曰卦以柔揜剛為

困爻則不分剛柔皆以處困爲訓。俞石澗曰初欲應四而二間之四亦困于金車故云三歲不覿止云三歲不終困也。梁孟敬曰以陰在下而不正則困而益困自取之爾。唐凝菴曰唯陽剛在困能不失其所陰柔不能況初本爲險者坎木兑毁株木象。高忠憲曰所以困者以入于幽谷而不明果其明乎又何株木之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傳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石守道曰旣在險中何可以行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无咎。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征行則非其時而于義為无咎。語錄當困時則困于好事。王童溪曰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臣正中之位安其所遇雖困窮險難何足動心但未能推君之恩澤以足天下之願欲而徒使之飽滿酣適則以是為困也。鄭合沙曰坎為赤乾為大

赤二五乾坎之爻故坎象赤紱而九五象朱紱。薺節初曰兌羊巽雞離雉坎豕皆食也坎又為酒。吳草廬曰九二處坎中畫應兌中畫為酒食所困而已以離牛之革蔽于巽股之下紱象。龍觀復曰玉藻再命三命皆服赤韍盖命服也然采芑朱芾亦人臣服二云朱五云赤偶變文耳陸績云朱紱赤紱享祀祭祀互言无它義　觀象三陽卦之所謂困也而皆取飲食車服之象者貧賤患難不足以困君子進退

牽係道閑行塞乃君子之困也二居下體困之初也故其象為困于酒食而朱紱且方來當此之時辭避不能既受爵禄唯竭其精誠感格于上

按此正困而不失其所之象酒食衎衎居易俟命而已夫子釋以中有慶言慶不在境遇之亨而在中心之自得也以朱紱方來為慶者失之惟其征凶所以為困若可遠引則不困矣以剛居中所以无咎无咎有慶象所為亨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傳
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程傳陰柔不中正處險極而用剛不善處困之甚者
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堅不可犯居九二剛中
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本義石指四蒺蔾指二○沈
守約曰坎而為巽巽為進退為不果在險而進退有
難困于石據于蒺蔾象○項平甫曰六三坎體為夫
上六兌體為妻坎為宮○王元龜曰介于二剛而上

无應不見其妻象。吳草廬曰三雖有離目能視而妻在宮外柔與柔不相應夫與妻隔絶不見也。齊節初曰九家易坎為蒺藜又為宮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傳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劉長民曰以澤載水則有功今澤无水有德无用故曰困于金車吝也有終者以下能潤己下又應己則困有所濟故能保終。王童溪曰自外而内曰來巽

不果為徐徐。沈守約曰兌而為坎澤始通也始出于險流而未快來徐徐象始蹇終通初吝有終象。趙汴水曰四居上卦將即下以求安徐徐其行不敢輕動猶乘堅剛之車遲重安詳乃能不敗不僨此有祿位君子之處困者。吳草廬曰來謂下應初徐徐者以居柔而其行不勇也坎為輪為輿以兌金固其車輪雖堅固而不利轉重滯不速為吝。齊節初曰坎為車輪飾以兌金曰金車。熊梅邊曰亦困之善

者。俞石澗曰以九居四雖不當位困六爻唯初與四剛柔相應故特以有與明之

按九四所以志在下者盖困之得亨在下之有水澤得水而流故志在下況適為我應乎金車㪚氏吳氏説得之乃本爻之象指九二者非卦變重坎有重險之義出亦不易困于金車也究以澤得水而通水性就下上水流接下水為有與為有終此亨困之道在人則隱退遜避之象以應下為欲拯

初者亦非也

九五劓刖劓刖王肅本作臲卼陸績同鄭云當作倪伔晁氏曰當作倪伔即臲卼之古文也與上六字同吳草廬從之作臲卼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傳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本義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張紫巖曰兌巫為祭祀二五德剛中曰以中直。沈守約曰二五皆剛居中正德同也是以皆利祭享爻變為震震為諸侯赤紱象卦變為解在困而善解者也。王伯厚

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愚謂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唯乖于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吳草廬曰臲卼高而不自安之象赤紱常繫于身雖困人而用之以祭祀則為宜故利用祭祀○胡雲峯曰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

按劓刖之象諸說紛紛俱屬牽强以為刑小人者

困於卦義不切以為指二則二之本爻第云困于酒食何於此爻轉有劓刖之傷以為本爻上下俱傷則上為陰揜似矣下則以剛乘剛非以柔乘剛之比易例未有以為病者况象傳祇云志未得似非受傷之象宜從鼿𡰯為是盖困三陽爻皆朱子所謂困于好事者而二五剛中尤彖辭所謂貞大人吉者故朱紱赤紱皆受祿之象五尤高位而不得行其志鼿𡰯不安故以為困當柔揜之際四面

小人進退隔礙惟盡此中直之道以事天奉天不獲罪于天而已所謂利用享祀祭祀者也身困而道亨在此始困而終亨亦在此受福終亨之謂蓋爻變為震震動則有出困之機所以為有說為受福也說從兌體而言即彖傳所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也又困无君臣之象六爻亦惟初四有應二五爻辭亦无求應之象各就本爻所處時位而言亦不必曲說牽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傳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傳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曰動皆得悔當變前之為有悔也悔而求去可以出困故征吉。本義以陰柔處困極物窮則變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沈守約曰兌而為乾健而說是以能出困。朱漢上曰葛藟巽象曰兌口象。鄭亨仲曰困有不可動九二也有不可不動上六也。項平甫曰此象

所謂尚口乃窮也若能斷葛藟而不牽辭臲卼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吉在于必行而不在于徒動故曰吉行也。徐進齋曰葛藟纏繞之物臲卼危動之狀位高象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可出困。胡雲峯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雨悔字與豫不同豫言悔遲則事必有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梁孟敬曰葛藟柔而居高者以六在上象。吴敬齋曰困非自已致者則當

守其剛中之德道主于貞若由己之柔暗而致者則當變所為以免于困道主于悔

按小人之困惟利欲纏繞擺脫不開為甚葛藟之象況居高自危處毀折附決之位秋風搖落幾無自全之策惟覺其動而有悔故聖人開之以悔而能征則吉可致亦以困極有將亨之機也

䷯

巽下坎上　中爻兌離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　彖傳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孔仲達曰井有常德邑雖遷移井體无改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汔幾也繘綆也　巽木在下又巽為入以木入于水而上水井象井體有常由二五以剛居中也不釋往來二句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中更无他義故不具舉水未及

用則井功未成。蘇子瞻曰井未有得喪繘井之功羸瓶之凶在汲者爾。程傳无喪无得其德常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其用周羸毀敗也雖使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繘井同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瓶以上水而致用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本義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　語錄井是那掇不動物所以改邑不改井。晁以道曰彖主三陽言井洌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

不食是水未見于用未有功也二瓮敝漏是既不得水井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也○張紫巖曰君子剛中至德不為天下之動而變其守无喪无得中先定也定者能應隨取而與曰往來井井在困坎之一潛于下澤不上施在井坎之一升于上德及天下巽為進退為不果互兌互離在中離中虛兌毀折為汔至未繘井羸其瓶○朱漢上曰巽為繩繘汲繩○郭白雲曰井以靜為德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于

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井水在下
今坎居上而為井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
功井字本取井榦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義○鄭
東谷曰蜀君子謂易有性命二卦余讀井困二卦始
悟无水為困此命也君子以致命而井則有水焉此
性也君子知澤雖涸而井不涸是以致命而盡性井
雖有水若汔至而未繘井及羸其瓶則并非我有矣
人雖有性而所習有作輟之異所存有人欲之私則

性非我有矣。李隆山曰坎水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井是也一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如陽氣初回于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温此坎之真性天下之水冬温者獨井泉而已盖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在人身則精血是也。林黄中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項平甫曰幾至而未至者特未而已猶可勉而至也一羸其瓶无可為矣

○馮厚齋曰川流之水皆雨之所降若穴地得泉乃天地之英水之元也　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為瓶從缶則又瓦為之此象巽木无疑○趙復齋曰三陰為地三陽為水泉通地中之象六四柔順不阻陽之往來石隙通泉之象○丘行可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无喪无得井之徳往來井井井之用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于用

也羸其瓶失其用也二句言汲井之事。徐進齋曰初柔為井眼二三剛為泉實四柔為井中空處五剛為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為井口全井之象。胡雙湖曰井以三陽為水陽上至五幾至井口矣而巽繩在下未繘井也互離象瓶兌上爻正當離中而毀折之羸其瓶也。梁孟敬曰汔至亦未繘井言未垂綆于井利澤未及于物爾非有凶禍至敗其瓶則非但无功而凶

按改邑不改井諸說多以卦變求象不知井乃六畫卦之象六畫卦之名今直以井字作坎字看而以坎水不動為不改殊失之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傳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王輔嗣曰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禽所不嚮而況人乎一時所共棄也○干令升曰在井下體本土爻故曰泥

○本義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張紫巖曰初以柔順居坎險下盖不能潔白其德而自抵于廢棄者也○鄭東谷曰輕清陽也為泉重濁陰也為泥○沈守約曰卦變為需需之初為需于泥井泥象○朱漢上曰初在井下互兑口在上不食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馮厚齋曰井雖不改而汲之者少則泥而不可食為廢井矣緣改邑為義○趙汴水曰古者鳥獸蟲魚通曰禽禽者

蛙螺之類井有生氣而禽生焉井泥則不食雖生物亦无之。來矣鮮曰易言禽者皆坎也師六五田有禽以本卦坎也比九五失前禽坎變坤也恒大象坎此卦坎居上卦比二卦下卦皆巽巽深入鳥高飛故皆曰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傳井谷射鮒无與也

虞仲翔曰巽為谷為鮒鮒小鮮也離為甕。孔仲達曰鮒謂初也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為鮒魚。程傳

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不言悔吝者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沈守約曰巽而為艮艮為山而下入焉谷象巽伏也初陰伏于下鮒象卦變為蹇井道之蹇者也。朱漢上曰兑為口離為腹器在井中有口有腹且大者甕也二動兑毀見腹坎水下流甕敝漏也。胡雲峯曰陽剛之資

豈肯甘于下流上无應與以至于此人禀性雖美而无誘掖汲引之者其猶是乎。梁孟敬曰井谷井旁之穴井雖有泉而无能汲者其泉但注射于鮒爾所以莫汲者甕敝漏故也二以剛中之才而上无正應不能汲引其象如此非井之恥也不能汲引者之恥也

按甕敝漏句諸說皆作井谷之喻梁氏最得其解與象傳無與之義合兩象不宜平看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傳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孔仲達曰渫治去穢汚之名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居下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為功猶在下體未有成功雖渫治未食也。蘇子瞻曰正而不中故潔而不食不中非邑居之所會也井未有以不食為惻者凡為我惻者皆行道之人耳行惻明非我之自惻也。張

紫巖曰巽上巽潔齊為井渫。楊誠齋曰井无善汲則如无井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王童溪曰陽為實為明明則无初之泥實則无二之漏其渫固宜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此惻者之詞也　王者享任賢之福賢者有福天下之功為並受其福。沈守約曰三井水之半半水之井不若滿水之井易知也潛德之人不若顯德之人易聞也唯明者乃能知人之未知是以王明而後可求巽變為坎井道通矣猶在坎

下人所不見不食象。項平甫曰上與之有應故為之心惻上比于五力可以汲故可用汲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為離願其為離不願其為坎也故為求王明求王明者將以兼善天下故為並受其福象傳行者皆惻非為私應此以明好賢之公心求王明為上下並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朱漢上曰以陽居陽清潔也巽為股入坎水而水清治井之象兌口在上不食象我者九三自謂坎為加憂為心病坎為輪

井車汲引之象往來行也故曰行惻五為王離為明陽為福。趙復齋曰上六孚五未應三在上者先食也水之上者已汲則中者達而上故汲。王秋山曰清潔可食而正應陰柔不能援而出之是不為人所食也。來矣鮮曰五非正應故以求字言之不求正應而求王明此時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傳井甃无咎修井也

荀慈明曰坎性下降嫡于從三以甃輔五故无咎。

孔仲達曰案子夏傳云以塼壘井修井之壞為甃六四得位而无應自守而已可以修井崩壞施之于人可以修德補過。蘇子瞻曰陽為動為實陰為静為虚泉者所以為井也井者泉之所寄也故三陽為泉三陰為井甃之于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待是而潔故无咎。程傳居高位而得陽剛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免咎。本義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鄭東谷曰

初六最下井之泥上六極乎上井之收六四在井之間而得正井之甃上比于五為五之捍。沈守約曰甃而修之先自治也使盈而洌待五之用也蓋居坎始變為兑兑為甃為毁折因其甃且毁而修治之井甃象。王童溪曰六四陰虛亦敝漏也然下有九三之助故有井甃象。郭白雲曰易之言无咎于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

雖未至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于有咎故明言无咎聖人之意或見于有言或見于无言是以人難得之。朱漢上曰坎水坤土合而火之甃也有巽工焉自下壘而上至井口甃也古者甃井爲瓦裏自下達上。項平甫曰甃以禦泥而護泉有閑邪存誠之功。丘行可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潔其汚盖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胡雲峯曰三之渫渫初之泥四之甃甃二

之谷其日新之功乎日新不已寒泉之來不窮。來矣鮮曰近九五之君修治其井以潴畜九五之寒泉者也能修治臣職則可因君而成井養之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傳寒泉之食中正也

子夏傳居于中正為井之主保井之德養而不窮道之上行人受其施。本義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于物。張紫巖曰中正美德厭天下心如渴得飲熱以寒息所及者大。楊誠齋曰以甘潔清寒之德為一

井之主天下之人酌而飫之。鄭東谷曰井以寒潔為貴道以中正為貴九五之不言吉吉可知也。沈守約曰卦變為升井道升而上行也。朱漢上曰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九五有寒泉象兑口承之食象。郭白雲曰洌言井之修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王童溪曰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所以有功于養人也若孔孟有德而无位此九三之井渫不食㝢

世之下猶為心惻渫與洌性也食不食命也。易山齋曰三五皆泉之潔者三居甃下未汲故不食五出于甃已汲故食。鄭亨仲曰坎宮之陽以其在北故寒有陽故洌。胡雲峯曰井至此初泥已渫二漏已甃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傳元吉在上大成也

虞仲翔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坎為車輪應巽繩為繘。王輔嗣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

矣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往无窮矣○程傳取而不蔽其利无窮有孚有常而不變也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鼎終乃成功是以吉○本義有孚謂出有常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王童溪曰勿幕陰道吝嗇故為之戒○沈守約曰應于三而引于五博濟而无不施井道成也巽木也下體之巽則入乎水而上水者也復變為巽井成而設轆之象○趙復齋曰上不

揜五五之澤施陰虛孚陽故大吉也

總論

丘行可曰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合六爻觀之陽泉陰井曰射曰渫曰洌泉象曰泥曰甃曰收井象以序言之二始達之泉三已潔之泉五可食之泉也初方掘之井四已修之井上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初二在井下不見于用故初泥二谷三四在井中將見于用故三渫而四甃五上在井

上已見于用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胡雲峯曰其出有源井之體具應不窮井之用必如此而後為盡性之極功象傳揭上下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為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功愈大

☲☱ 離下兌上　中爻巽乾

張幼于曰井常道也革者非革常道革其壊常者也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改水即井

道之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傳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王輔嗣曰火欲上澤欲下相戰而後生變。劉長民曰中女思嫁反居内少女戀家反居外出處之志不同。王介甫曰澤火非如坎離有相逮之道惟勝者

能革其不勝也○蘇子瞻曰水火則有男女之象然後能相生此非水火也二女同居而已二女同居則睽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雖欲相違而不能也則不能不相攻攻必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而金非火無以就器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程傳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天下事革之不得其

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朱子易言順天應人後來多言應天順人非也。張紫巖曰革金火之變也聖人用土之信以濟革火金之時得未土以承火母生金子于是有庚伏之候而歲功以成聖人應天下之革非信无以服億兆也故曰革而信之。鄭合沙曰革有爐鞴象初為爐底二為爐眼三四五是爐腰上是爐口盖以離火鼓鑄兌金

從革也革而受之以鼎鼓鑄成鼎也○李隆山曰兑之陰潤在上是為澤澤之氣凝結而成秋之肅是為金金得火成器水得火成煖革之者乃利其用也○朱漢上曰已日當讀作戊己之己十干至庚而更更革也離納己故有此象乾始于坎終于離坤始于離終于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為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為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項平甫曰彖傳水火相息以水火明

澤火之異非以水解澤也水男火女故可以相息水以木生火火以金生木有生息之道焉至澤與火則澤女也火亦女也二女同居无生息之理離火至兊秋為澤所變故謂之革火旺于離遇兊而伏澤已在上火已在下寒當革暑陰當革陽。王童溪曰革暗亂而文明革怨懟而和悅二體之用革之六爻皆正故曰大亨以正。李蒙齋曰巳日者時已窮俗已厭不可不革之時。龔泉峯曰坎離一陰一陽故其交

則相為用為既濟不交則不相為用為未濟離兑二卦皆陰故其相違則為睽相遇則為革○吴草廬曰天有十日甲至戊為前五日已至癸為後五日革于已過中半之後則无輕遽之失而能孚于人下卦離之中爻為革之主爻離象日納己故曰己日○胡雲峯曰彖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張仲溪曰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

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物不可以徇心隨故元亨利貞而得无咎物不可以妄心改故元亨利貞而得悔亡。錢啟新曰蠱中爻震為甲曰巽中爻兑為庚曰坎離天地之中戊己日干之中中土之位土中之數戊陽土陽主生坎中一陽為戊日己陰土陰主成離中一陰為己日故己日乃孚。何玄子曰兑金離火火鼓鑄而金從革以火革金也

舊說水滅火火涸水恐非革之作用且以兌作水是冐坎之名也已日即六二之所謂已日乃孚即三四五所謂有孚也　春夏為陽盡于離秋冬為陰起于兌此天地革而四時成之象。高忠憲曰六二恰好是已日已日當革之日也正當革之時故革而信之大亨以正而悔亡也天地之四時差一日不得湯武之革命早一日不得。華霞峯曰已日乃孚自王輔嗣以來皆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以字傳

義因之此即所謂愚民可以樂成難與慮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戰國君臣輕改先王之舊章往往借此為自便之圖聖人不以訓也聖人之革如四時之代謝天下以為固然湯革夏南征北怨東征西怨武革商其君子迎君子其小人迎小人此之謂孚此之謂已日乃孚。易外已坤也離之中是也二為離中二以離火革兌金實以已土革離火也土在離為中央之土王者得中央土德以革乎金火用德而不

用威用生而不用殺改夏為秋慮其過于肅殺故以土德解之火伏于己而金乃革革去故也火為故金以去之金革乎火也火革金成則鼎之位正而命凝

按夫子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大象傳治歷明時是此卦之象非水火相息之謂也如以澤即是水則水火亦可名革何名既濟蓋此卦以天道則夏秋之代禪以人事則湯武之革命冬春夏令相代以生唯夏秋相代以尅堯舜之禪春夏也湯武征

誅夏秋也金火之際天地之大關鍵也故知化育之聖人必以土濟之干支卦位皆是道也革兌上離下象則火之爍金序則金之代火火爍金而金无以代火文王于彖辭用已日二字義極精妙非周公窺得微旨于二爻用之以顯其旨後人更无從推測也故已日二字實兼數義今融諸說而通之用己土以濟金火化剋為生革之用也此己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已則過中火敗于酉金當進

而火當退革之時也此已也土主信彰信兆民萬邦作孚革之體也此己也天道如此人事如此或疑易無兌為金之明文以之說易似屬附會考說卦云兌正秋也金者秋令兌之為金不必更求明文况洪範金曰從革與此卦革義恰符故澤水之革自不當以水為澤而當以秋金為兌澤庶於名卦之義為切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傳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干令升曰離為牝牛離爻本坤黄牛象。王介甫曰初九剛大而文明具材可以有為在下无應用中順固其志而已。吕藍田曰居下无位比于六二上无正應雖有剛德不敢自任惟固結六二以自固二居中柔順故曰黄牛以其堅固故曰革。程傳以時則初以位則下以才則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于動者有為則凶咎至矣黄中色牛順物以中順之道自固則何吉凶之有。本義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張

紫巖曰以中順自固此周文王心。趙復齋曰革之功在二陰黄牛者六二巳未可革静以待人。項平甫曰中順言于初九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鞏外東内也。沈守約曰變為艮外剛而止鞏用黄牛象。王秋山曰謂六二以順處中為成卦之主任革之事初陽位下革非其任惟宜鞏固自守奉承六二之革而用之不可自有所為。俞石澗曰皮去毛而熟之為柔皮革之革亦取變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傳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傳六二柔順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位得才足處革之至善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張紫巖曰桀紂之惡著伊尹太公不得已而與商周商周之革二臣之力也二離中有文明德能上應九五敷大信于天下離于

是為亨曰行有嘉。沈守約曰爻變為乾明而健卦變為夬剛決柔也。熊梅邊曰六二内卦之主故卦辭之已日見于此。何玄子曰行有嘉即征吉之謂言嘉者二與五應也

按此爻為離中之陰己也陰土也故曰己日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傳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子夏傳自初至三令已行矣民已信矣又何之乎。

孔仲達曰九三陽爻剛壯又居火極火性炎上處革之時征之非道正之危也上之三爻皆從革者也既革言三就有孚從革已矣而猶征之則凶所以征凶而貞厲。呂藍田曰自初至三偏行三爻革之有漸革道以成故曰革言三就。郭白雲曰九五六二爲革之主三不中用剛非革之主革有天道非九二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沈守約曰以至明革至昏正也而三以剛躁革之正之危也下三爻革物者上

三爻從革者離而為震炎極而動往則有凶也離為言爻處其三革言三就象卦變為隨革而信之衆説而隨孚象。王童溪曰居下體之終革道之小成又過用其剛革之所戒以革道言自初至三已三就矣有孚謂亦已著信于人矣豈可復有所往歟故象又申之曰又何之矣。馮縉雲曰下卦之終火進遇澤故征凶。張紫巖曰湯武之師弔民而止革道既成過中則殘武不可瀆也自三以往有互乾體曰有孚

如天在上孰不信也。蔡進齋曰初未可革二則革之三則有孚故曰革言三就。王秋山曰革之道革而當則止二以中正順人心而革革已當矣至三不可以復革。吳草廬曰之往也即征義

按此爻象義乃倒裝之法得夫子傳乃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傳改命之吉信志也

虞仲翔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陸君陽曰革而當故悔亡。劉長民曰成革之體在斯

一爻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于爻辭至于四則惟曰改命吉也。程傳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而當悔亡也。朱子乾卦到九四言乾道乃革是到這處方變。耿希道曰當水火交會之際五行代王至此可以改制離火兑金正夏秋之交。張紫巖曰居互乾中其革當天下信之以我明德

易彼昏政曰改命吉互體巽居澤火之際曰改命。項平甫曰九四時已革而成悦矣革之而民悦則革之湯武是也。易山齋曰改命即革命之義改命于有孚之後上下皆信其志。沈守約曰爻變為坎坎為衆為信為聽衆信而聽從有孚象互巽巽為申命為行權改命象卦變既濟水火相革革而濟也。丘行可曰改則進于革矣五上言變變者革之成。趙汸水曰命上承九五之命也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

不信其命而信其志湯武之革不志于弔民則疑其
无君九四之有孚非信其改命之蹟而信其改命之
志也。王秋山曰二大臣也任革之事四近臣也任
革之謀以陽剛之才居近君之位盡離明之見而居
兊說之體彖所謂文明以說者也故能悔亡而上下
信之。胡雲峯曰下三爻方欲革故為新故有不輕
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而
直言改命至鼎則曰凝命改而後可凝也夏改為秋

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深淺之序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熊梅邊曰九四改命順天應人之事九五虎變上六豹變聖人神化之妙歟革道至此極矣。何玄子曰九四革之盛也故以象悔亡歸之信志即象傳革而信之之信孟子言湯非富天下天下信之即信志之義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孔仲達曰居尊處中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

有文章之美炳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劉長民曰五為革命之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也三以革言三就命令已申四以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張子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本義虎大人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　語錄大人虎變正

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張紫巖曰兑西方爲虎兑互離龜爲占。沈守約曰兑見也其體文柔變而爲震其動剛武悅澤見于外而剛武動其威虎變象卦變爲豐豐日中也大明中天豐盈盛大萬目咸睹不待占而信也。馮厚齋曰此湯武革命即位之象虎言其威武變言其爲大君也。雷西仲曰占以決疑不疑何占大人之革天下莫不信之何待占而後孚哉虎義

獸也文章煥炳而有不怒之威。龔泉峯曰革以孚信為主故彖與三四皆以孚為言至五之未占有孚則不言而信无為而成无以復加矣。胡雲峯曰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鮮好卦體離夏革為兑秋故有此象。易外陰金之精為虎陽木之精為龍既革命而為九五大人雖純乾而不言龍飛以此時龍已入潛虎方得位又以征誅而有天下所主在威變者兑之澤也虎豹皆文章之獸而有霧露

之澤其文可悅故有孚卦互巽風從虎巽之風從順
天應人之象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傳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李氏鼎祚曰兑為口乾為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
劉長民曰初至三革道已成四至上則變道已成三
則貞厲上則居貞吉征則皆凶也。本義革道已成
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

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不可以過。朱漢上曰陸績云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虎大豹小考之天文尾為虎火也箕為豹水也同位于寅虎豹同象而異爻也離二爻之中故二爻五其文炳明離三爻已過故三爻上其文蔚茂繁縟君子豹變也乾為首兌為說乾首而說見于外小人革面也革面而内嚮順從其上非謂面從也旋其面目也命定當復其常故征凶柔戒于不守故曰居貞吉。郭白雲曰君子小人

皆從九五大人而革者也。馮縉雲曰當革卦而取皮革之義易之所以爲通也牛革取其固虎豹之革取其文。王童溪曰革道大成君子離隱之顯見于有道之世功業著見小人去虐歸仁中悅而誠服天下之弊始患于不能革故六二曰征吉弊已革又患乎不能守故九三上六俱征凶然于三曰貞厲防其剛過上曰居貞吉以陰静終也。項平甫曰上六革之效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也面向也古者面皆謂

向。胡雲峯曰君子小人位則有上下德則有正邪

今既无不革矣豈可復有所往哉

☲☴ 巽下離上 中爻乾兌

鼎元吉亨 程子朱子云吉羨文 彖傳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

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鄭康成曰鼎有木火之用離撰乾兌乾金兌澤澤鍾

金而含水爨以木火鼎烹熟以養人象。程傳凡離

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得中應剛能用陽剛之道也。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一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内巽順而外聰明之象亨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飱牢醴當極其盛故曰大烹。郭白雲曰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道器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

可推道也。朱漢上曰聖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為聽故其耳聰兼天下之目以為視故其目明柔履尊位則无亢滿之累得中則无過與不及之咎應剛則君臣道合萬物各得其養是以元亨。王童溪曰鼎取新也易也者日用而日新之道也故有取于鼎。項平甫曰巽入乎下鼎之足腹聰明于上鼎之耳鉉此象具形柔進上行即水氣之上蒸柔得中應剛即火氣之下得此象具用　大烹非尊大之也大

猶廣也多也天下聖賢非一人不廣且多不足以養之。蔡節齋曰烹飪鼎之用不過祭祀賓客二事祭无出于上帝賓客无過于聖賢。易山齋曰易之諸卦皆言象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為義故皆以實象明之。趙汴水曰巽以為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單氏渢曰巽以養下達聰明目者也得中而應剛能養聖賢者也。胡雲峯曰人需飲食飲食需井鼎革茹毛

為火食庖羲有取于鼎也尚矣大有與鼎直言元亨文王之意謂大有六五虚中在上而能有衆陽之大所以大亨鼎變生而熟化剛而柔水火不同處而能使相為用可以養人亨亦大矣○龔泉峯曰易以井言德性以鼎言才器德性在已故窮不損達不加猶井之无喪无得也才器有小大在人之所施猶鼎有大小各隨其量而有所受也○張中溪曰上體離也離為目而兼耳言之者以六五為鼎耳而取也○觀

象鼎義與井相似然井在邑里閭所養者民鼎爲朝廷貴器所養者賢易義至于尚賢則吉无以加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傳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荀慈明曰以陰從陽故未悖也。陸君陽曰趾當承鼎顚而覆之悖也于是出其惡故雖覆未悖猶妾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張子柔牽于上必有義乃可鼎顚趾必出否妾從貴必以有子乃不悖于義。

本義居鼎下趾象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盖因敗為功因賤致貴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義。沈存中曰古鼎有三足皆空所以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體上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初顛趾出否謂濁否在下先須瀉而虛之。王童溪曰妾非正者也猶鼎之顛也然而有子則不正之咎可无有可貴者在也

○林黄中曰鼎以足竒耳偶而成器以初為趾則初畫耦而欠一趾趾欠則下以上為顛上以下為折。○鄭東谷曰鼎重寳不可顛也然定命之始未免猶有所革而取新故詳其義于初必顛趾者乃出否也否出則美實可全凡取新之義必舎惡而取善舎賤而取貴期合于義。○朱漢上曰初不正否象應四得正未悖也。○趙復齋曰初四相應均于覆鼎初以賤從貴故為出否四以貴從賤故為覆餗又初无實四有

實故也妾以賤從貴者也然得主非貴有子乃貴以有子為得妾也。徐進齋曰妾初也子四也柔巽處卑妾象從剛應四以其子也。吳草廬曰初鼎趾象上鼎象初上應四則趾向上四下應初則口向下九四陽在上而不中正妾子象初上應四如妾因子貴而得上達。俞石澗曰烹飪之初不去其宿穢則為新物之害初六陰柔不中正如小人內懷不善因經顛覆之禍乃去其不善以從善是亦利也在鼎之初

有孚以主器又何咎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仇音求　象傳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以陽之實居鼎之中有實者也○程傳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仇對謂初也鼎之有實猶人有才業當慎所趨二不暱于初而從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徐進齋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不能就

二不我能即也故吉。何玄子曰疾陰柔之疾乃初爻所謂否也初向病舊穢未除業已倒趾而傾出之徐乃實物于其中和五味羞百珍何初之疾能即我哉葢承初爻出否之後舉成事而言也吉孰加焉初既出否而後可置實于鼎中此慎所往之道慎于初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

蘇子瞻曰上九離極火之所炎耳受炎足以廢塞其行。程傳鼎耳六五也三以陽居巽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不得於君者也道何由行。本義以陽居鼎腹中本有美實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為人之食。張紫巖曰乾金離火乘之為革反兌為不食忠嘉之德未獲信用于上曰雉膏不食。朱漢

上曰離為雉兌澤為膏雉膏食之美者兌口在上不食也。郭白雲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以耳耳革則行塞。胡雙湖曰三動為坎雨陰陽和洽而失其悔終吉之占也兌為澤亦有雨象。胡雲峯曰井鼎九三皆居下未為時用井三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鼎有雉膏而不能以為人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何玄子曰此人臣過于激烈以自塞者也三以剛居剛承乘皆陽故有此象三變為坎則有

水火均調之意然後炎勢息鼎沸平故終吉○來矣鮮曰三居木之極上應火之極木火既極則鼎中騰沸並耳亦熾熱革變而不可舉移故其行塞耳革不食唯救之以水方雨則能虧損其騰沸熾熱之勢而悔者不至于悔義宜也烹飪之水火不可過不可不及方得烹飪之宜今太過失其宜矣　合訂三當風火之交風噓火烈鼎中沸騰耳亦熾熱鼎之用變腥為熟火過則不止物變而鼎腹鼎趾以至鼎耳其色

皆變矣
按鼎耳自指五言革則言其以風應火所致也方
雨言本文之動也動則成坎故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傳覆公餗信如何
也
王輔嗣曰渥沾濡之貌既覆公餗體為沾濡知小謀
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胡安定曰鼎之
實必有齊量君子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

才分則有隳官之謗。蘇子瞻曰鼎之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溢則覆矣。程傳大臣之位當天下賢智與之協力四下應初陰柔小人不勝任而敗事鼎折足也餗鼎實也形渥謂赧汗也。張紫巖曰離雉為餗互兌兌毀為覆餗。沈守約曰離而為艮火焚山敗其質也卦變為蠱風落山隕其實也折足覆餗象。朱漢上曰兌為澤乾為面巽為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其形渥也。林黃

中曰四應初初欠一足折其足矣初未有實故出否四實已盈故覆餗。易山齋曰四亦鼎腹有實在二陽之上已過于溢而又以陽剛之才下應于初初趾已顛故有折足象覆公餗四近君為公之象。張中溪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錢融堂曰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民心乖離傾敗天祿顛危宗社此欺君罔上之驗。王秋山曰彖傳言委任不當果何如也欲人詳玩以為戒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傳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陸公紀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為實。王童溪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也謂以虛而受實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虛中而資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為正非所利歟人君欲受人之實為己之實非有中虛之德不可故傳曰中以為實。沈守約曰離之中文對峙于上黃耳象。馮厚齋曰黃坤土

中色離之五再索于坤而在上卦之中曰黄耳。王秋山曰主鼎者在耳耳不虚中鼎雖有鉉而无所措耳而无鉉則鼎雖有實而无所施故六五虚中以納上九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吴草廬曰黄耳中虚故能受鉉以為實。胡雲峯曰鉉在上可以舉鼎二剛在下可謂金不可謂鉉利貞五質陰柔故為之戒。龔泉峯曰金鉉指上九言非九二也鉉之用雖出鼎上而實貫乎耳中六五鼎耳也故兼

鉉言之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傳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石守道曰玉言火炎而不變其性也。程傳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在上鉉象剛而温者玉九陽居隂不極剛而能温者也。易山齋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所以全養人之利。項平甫曰金鉉實用之物玉鉉為文而已上九鼎實已成无所復治故曰玉鉉在上明設而不用也飾以寶玉

陳之廟廷而已上九居離之極當文盛之時如治定功成但當制禮樂以文太平所以大吉无不利烹飪之事以剛柔得節為功水火之齊即節也○李西溪曰王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丘行可曰五與上之鉉而有金玉之異五以柔中受上之剛故取金上以剛位柔剛柔有節故取玉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三